

雪書 遍呈

保護國家 並佈本處諸報館

第壹節

余生在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至茲行庚五十三歲以軍功出身於西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初補諒山省八品繼陞補伊省通判及後換補興安省通判後充海陽北寧興安三省帮佐軍務此辰偽榮出由一千八百八十八年陞補興安省按察兼充三省海陽北寧興安贊襄軍務勦拿偽提性提班贊述訖計一千八百八十九年陞叅林道正晉道是年陞

陸南省布政使後換山西省布政兼山西興化宣光勦撫使勦拿提
喬督詰在香芹倅芹苦諫三戰三捷一千八百九十年陞興化省巡

未二月間荻林匪徒肆擾改充三省

海陽北寧興安贊理軍務征勦那匪或於

或斬三百餘丁收復砲碑數多一千八百九十一再回興安化並撫勦

匪誘得偽提喬帶將黨砲出首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陞北寧省總督

兼充董理軍務大臣進勦匪黨其後誘得偽贊復偽統論帶徒党

出首自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歷多征戰或擒或斬

或首始終合共一千餘丁砲收得碑子一墩零偽旗約百葉五連

大礮一尊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蒙賞北斗佩星一面

由全權大臣治遊賊所請

一千八百

九十三年蒙晉封男爵

由全權大臣治遊賊所請

並節次蒙賞金磬金錢銀錢十面枚

奉以一介亢蹠仰蒙國家授權官居一品溫操大權固知責隆則如起

如起則謙生然以身報國敢不盡心所事以副簡命以報國恩于萬一

未二月間荻林匪徒肆擾改定三省多興安

或斬三百餘丁收獲砲彈數多一千八百九十一再回興安化逆撫勦匪誘得偽提督帶將黨砲出首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陞北寧省總督兼充董理軍務大臣進勳匪党其後誘得偽贊成偽統論帶徒党出首自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歷多征戰或擒或斬或首始終合共一千餘丁砲收得彈子一噸零偽旗約百葉五連大礮一尊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蒙賈貝北斗佩星一面由全權大臣治造賄所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蒙晉封男爵由全權大臣造賄所請並節次蒙賞金幣金錢銀錢十面枚奉以一千元屢仰蒙國家授權官居一品濫操大權固知責隆則怨起妒起則讒生然以身報國敢不盡心所事以副簡命以報國恩于萬一日日刊于報章以奉為叛國而於出征之辰歷涉許多危險不見何人言及只聞間口爭說讒言奉雖抱病不得不盡將心事陳白於國家與諸正人君子共知

第二節

却說黃採逆命又通同不肖之徒潛謀不軌殺毒貴官與夫被掠方氏之罪國家定必掃除以清逆黨以救方氏故於西曆一千九百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先使青袴兵二百進攻黃採繼命五圍官匹廻提兵進勦黃採逃隱於林中一戰名奇營於同王一戰於棲北係是最險處賊見官軍官軍不見賊縱無智勇之將籌謀督戰兵士衝鋒破敵則不免折將耗兵與山果澗外二陣該山敗走奇重伏誅又捉獲黃採徒黨妻子與出首亦多黃採見此敗亡驚心遠遁乃下令五圍官匹廻凱還不意黃採許第三妾鄧氏儒與奇營前往金英合與名匹詠壁備糧餉糾集徒黨厥後黃採帶將徒黨就福安合與匹詠肆行刦掠黃採乃回憶昔年捉獲西商車泥國家贖銀二萬元又許四總搜稅乃邀捉蕪名欲行車泥故事承全權旗盧鄭菊仕記會議不聽如黃採之意即使四圍官兵捉募將兵進勦是長富安一害或為之除

之罪國家定必擯除以清逆黨以救方氏故於西曆一千九百九年正月
二十九日先使青磚兵二百進攻黃探維命五圍官巴西廝提兵進勦黃
探逃隱於林中一戰名奇營於同王一戰於棲北係是最最險處賊見官軍
官軍不見賊縱無智勇之將等謀督戰兵士衝鋒破敵則不免折將
耗兵與山果澗外二陣該山敗走奇重伏誅又捉獲黃探徒黨妻子與出
首亦多黃探見此敗亡驚心遠遁乃下令五圍官巴西廸凱還不意黃
探許第三妻鄧氏僞與奇營前往金英合與名巴歌整備糧餉糾
集徒黨厥後黃探帶將徒黨就福安合與巴歌肆行劫掠黃探乃回
憶昔年捉獲西商車泥國家贖銀二萬元又許四總搜稅乃邀捉蕪
名欲行車泥故事承全權旗盧鄭菊仕記會議不聽如黃探之意向
即使四圍官捉來將兵進勦是辰福安一轄成爲賊巢間四圍官捉來
帶將原得革阮廷註隨行探報一戰於廊涑黃探帶將蕪名逃去
許人誘首而黃探不聽再戰於春來黃探亦將蕪名別去阮廷註從
四圍官探根藉事入民于罪索擾民錢民多冤枉驚惶逃徙匪党

而黃保所至何社詐稱起義凡用何物焰價還錢故賊來民隱官至
民欺黃保得以自肆國家知之議設欽差奉旨出征使民共指
黃保為國賊以絕籍口起義欺民事未就而保已知乃陰會衆將
於賢良社商議保曰今國家命將出師我有一計可以緩兵舉將
問用何計擇日以捉薰名始行命將則放薰名便可緩兵衆咸稱善乃俠
奇營將薰名就金英拉前放去由聞首丁詩言四圍官眾聞知將兵就賢良
圍拿黃保拒戰自早至晚八宿黃保潰圍逃走自此不肖之徒以黃保
爲無敵多來附遂成大擾國家欲戢方張之賊乃設欽差

第三節

六月十一日接電奉命為北圻欽差大臣十四日承東洋元帥大臣北
圻統使大臣奉遞

上諭興欽差印抵福安省使座設塙陳儀行宣封授印禮重委獨專圖
外凡事準其便宜其諭旨已譯登呵禡尼東京日報在西曆一千九
百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仰蒙西

黃採為國賊以絕籍日起義欺民事未就而採已知乃隱會募於貢良社商議採曰今國家命將出師我有一計可以緩兵募將間用何計探曰以捉薦名始行命將則放薦名便可緩兵衆咸稱善乃伏奇營將薦名就金英猛前放去由聞首丁諭言四圍官呂零聞知將兵就貢良圍拿黃採拒戰自早至晚八宿黃採潰圍逃走自此不肖之徒以黃採爲無敵多來阿附遂成大擾國家欲戢方張之賊乃設欽差

第三節

六月十一日接電奉 命為北圻欽差大臣十四日承東洋元帥大臣北圻統仗大臣奉遞

上諭與欽差印抵福安省使座設坛陳儀行宣封授印禮重委獨專圖外凡事準其便宜其 諭旨已譯登呵撝尼東京日報在西曆一千九百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仰蒙西

國家專委奉以欽差重權如此奉出師未經旬日而報章已多摘謗讐人已多疾妒聞有人來說有一大休員用心傾軋誣以賄賂奉固

知其事然當此辰一面黃採猖狂一面河南阮達等聚徒將為索應阮兼攻
和平省盡取砲彈而比寧阮春山糾集相為黨援事成孔亟故不敢以浮
言而廢國事乃分屯要處防截甚勤並召河南比寧拿阮達阮春山
以剪黃採阮兼羽翼一戰於帛多再戰於堂安偽勦等授首賊党
敗亡由是偽徵偽勦帶党共拾壹丁砲投降阮達阮春山等盡拿
到案和平阮兼孤窪黃採遠遁在行四圈官咷零聞阮廷註授讒動
形彼此國家以將相不和恐妨大事乃命四圈官迪尼發貲代咷零行
軍發阮廷註往高平省差派從此各報館多以軍事為指摘參顧
知將來不無轉成荆棘別事然是非已有國家洞悉不以憚心八月
十五日細作回報黃採遁于朗山圖與和平阮兼結党奉以現情具奏
並密統使大臣審悉十九日移兵于永安聳山屯等討兵事為先誘後
攻計

言而廢國事乃分屯要處防截甚嚴並鑿河南北塞拿沙土以
翦黃保阮兼羽翼一戰於帛多再戰於堂安偽詔等授首賊党
敗亡由是偽徵偽勅帶黨共給壹丁砲投降阮連阮春山等盡拿
到案和平阮兼孤穷黃保遠遁在行四圍官堤喀聞阮廷註收說勅
形彼此國家以將相不和恐妨大事乃命四圍官連尼發貲代喀
軍發阮廷註往高平省差派從此各報館多以軍事為指商參顧
知將來不無轉咸荆棘別事然是非已有國家洞悉不以圖心八月
十五日細作四報黃保遁于朗山圖與和平阮兼結党奉以現情具奏
並密統使大臣審悉十九日移兵于永安輦山屯等討兵事為先誘後
攻計

第四節

辰黃保自親子名奇重被誅至此隱在朗山甚為險地其兵權盡交
養子名奇營為副將其人最為勇敢且知兵事據此險地可以計勝
不可以力勝辰偵知黃保欲許奇營往尋阮兼將會於三位山以為

聲援誘僉長爲資糧奉乃一面分兵遊擊截守要路一面商擋火船
迎截洮江一面下誘書一面行反間計使探疑營使營離探寄益穩
妥乃委總督陳廷量都統杜廷述以兵三百直抵朗山假誘而固偵知
黃探疑奇營已形言語營俱黃探所殺有離心別駐一屯細作盡知敵
情並地勢險要益成圖奉移營四圍官大會兵於桂棹於八月二十日
早分兵進勤文戰自十一点至晚七點搗破賊巢黃探裨將朱文吉等
拒守前屯為官軍一網打盡黃探居後屯沪網與妾鄧氏偕逃去
奇營疑惧不從帶黨拾武丁砲回葦山投首黃探帶殘卒逃于三
島阮兼豐欲不敢肆自奇營投首讒人聞之益增妒忌乃雇報館刊
報章或緘言奉通黃探而不戰或言戰辰探軍投奉軍以物食或
緘言奉以他人皆為奇營出首或緘言奇營詐降掠砲陸拾杆並誘
弁兵同叛讒人又使蔭告奇營國家議將發流又圖僉一罪人囚於海
島遺奇營使知其意而叛又接統使大臣電叙有一大官員蔭促首丁
叛亡宜細心防守免釁必統使大臣已知其人矣況凡治人心僉於山川

安乃委總督陳廷璽都統杜廷述以兵三百直抵朗山假誘而圍。顧知黃探故奇營已形言語營惧黃探所殺有離心別駐一屯細作畫知敵情並地勢。陰要脣成圖本彰容四圍官大會兵於桂棹於八月二十日早分兵進勦交戰自十一点至晚七點搗破賊巢黃探裨將朱文吉等拒守前屯為官軍一網打盡黃探居後屯沪網與妾鄧氏儒逃去奇營疑惧不從。帶党拾武丁砲回葦山。投首黃探帶殘卒逃于三島。阮兼世孤不敢肆。自奇營投首讒人聞之益增妒忌。乃雇報館刊報章或緘言奉通黃探而不戰。或言戰辰探軍投奉軍以物食或緘言奉以他人旨為奇營出首。或緘言奇營詐降掠砲陸拾杆並誘弁兵同叛。讒人又使陰告奇營國家議將發流又圖脣一罪人因於海島遺奇營使知其意而叛。又接統使大臣電叙有一大官員陰促首丁叛亡宜細心防守免釀必統使大臣已知其人矣。覲此始知人心險於山川。

第五節

偵得黃探在三島希圖往梁三岐地輶買碑奉一面電呈統使大臣與上海

各省一面委總督陳廷量都統杜廷述同四閩官將兵追躡山林深廣不

知黃標隱聚的處

那

派軍士多方尋探無高不登無險不入九月十八日追

至衛雲傾知梁三岐與西人開鐵礦於此多有革命党眷工黃標欲

潛回伊礦求革命黨買藥礮資糧餉乃密派名林就探眼見黃標苗

党七名行役在此不知已未出首但屬西人清人之礦不便查拿總督陳

廷量卽回太原商祈公使官察辦果然次夜黃標潛入伊礦所捉太原

使座騎馬一名別去而伊礦工人是夜帶砲逃去者十五名以黃標苗

党七名太原公使責及梁三岐近旬日間見梁三岐之子引是夜之逃

党五名帶砲出首存十名不知何往一月內總督陳廷量帶兵追黃標

歷大慈富良洞喜武崖富平五府縣無日停軍賊黨攏來追兵卽至

黃標不能遠脫途穷思遂故地後傾得黃標已潛回安東去都統杜廷

不敢復回安東去

至衛雲領知果三岐與西人開金礦於此
潛回伊礦求革命黨買藥礮資糧餉乃密派名林就探眼見黃標苗
党七名行役在此不知已未出首但屬西人清人之礦不便查拿總督陳
廷量卽回太原商祈公使官察辦果然次夜黃標潛入伊礦所捉太原
俠座騎馬一名別去而伊礦工人是夜帶砲逃去者十五名又黃標苗
党七名太原公使責及謀三岐近旬日間見果三岐之子引是夜之逃
党五名帶砲出首存十名不知何往一日公總督陳廷量帶兵追黃標
歷大慈富良洞喜武崖富平五府縣無日停軍賊黨攏來追兵卽至
黃標不能遠脫途穷思遂故地後偵得黃標已潛回安岳轉都統杜廷
述監兵悲惶箕將兵追拿途到那良遇雅南代理筆車說謂黃標
不敢復回安世輒一面電呈貴統使一面攔阻追兵不許入境都統杜
廷述監兵悲惶箕將兵回報總督陳廷量答將各道兵官盡回安世分
派盡拿奉同欽使破覓抵雅南名該山帶砲党出首筆車始認黃標
寔回該轄辰四圍官道兵住那良奉劄密查回雅南會寄分兵盤

拿奉嚴督各算兵輪行圍拿獲郡氏儒該氏壬甲無所不知亦女中
之智將黃採以為參謀黨中以為石柱氏儒就於前徒黨驚惶
盡首於後又派誘阮文廉亦將砲碑出首獨存黃採逃命林中原
來黃採在安世多出財修造各社亭寺又給許牛耕貸銀錢無
不有恩惠故黃採所至雖死民亦不忍恨不惟奉多番曉示而統使
大臣亦常懇懃用導而民心狃迷不改奉在安世三ヶ月餘不見人
報事奉察得該轄六人串通黃採賂將糧食餽送匪党的情立案
發流然人故請放之且治亂必用重典年前節次勦匪凡萬串之犯
問獄至百餘人方能平定茲期只斬場獲匪丁五名發流串匪六名
而人故請放釋而報館喧騰指摘濫用刑罰如此教猱升木將何以懲奸
惡於去年十二月奉嚴飭假限總里報採嚴揭厚賞銀錢加賜品秩
則人爭厚賞盡力採拿黃採想亦誰逃不料上司咱讐其事遂廢

第六節

未嘗謀在安世多出財修造各社亭寺又賂許牛耕貸銀錢無不有恩惠故黃採所至雖死民亦不忍報本惟本多番曉示而統使大臣亦常愍惄開導而民心抗迷不改本在安世三ヶ月餘不見一人報事本察得該轄大人串通黃採暗將糧食餽送匪党的情並案發流然人故請放之且治亂必用重典年前節次勦匪凡萬串之犯

間擬至百餘人方能平定茲期只斬場獲匪丁五名發流串匪六名而人故請放釋而報館喧騰指摘濫用刑罰如此教猱升木將何以懲奸惡於去年十二月奉嚴飭假限總里報採嚴揭厚賞銀錢加賜品秩則人爭厚賞盡力採拿黃採想亦難逃不料上司咱讒其事遂廢

第六節

自新全權壁雞大臣始到河內疾如諸人彼入前門此入後戶織事投謗或云黃採乃小寇而前全權大臣好功舉大兵致多費國帑又生事而設欽差不惟害國且又賣過取銀十餘萬元與贊統使大臣均分皆

前全權之誤事其語意固欲撤統使罷欽差歸咎於前全權大臣使不得再來新全權壁雞大臣為讒人所欺派官議察且行兵之道惟有

信賞必罰而已罰以懲奸惡賞以勸有功也是奉準新募四百名

行

七月軍行々旨嵐瘴節次因病募換因死募畏成一千餘每一次換

募一次權給文憑以充唱平與夫臨陣不拘黃袴赤袴青袴奇兵及

探子迎丁電報軍機運送軍餉一切佐助國家預有得力各權給記

名俟咨擬賞品銜或札給銀牌使人集於趨事而已不然七月軍

行嵐瘴臨陣赴敵出生入死不有寸賞將何以厲戎行且募兵

非如赤袴青袴奇兵有投軍狀總里認寔者比特此辰有事招募或

外藉丁而員正丁之名或欲求功狀而借人代行或原苗兵之卒隊隊長

已有文憑從募之辰旨員親屬兄弟姓名而行別求憑給以與親

屬且在行主將惟知其人應募自開姓名非如在省有願藉可究比

者比及臨陣見何人有功卽權給文憑以示數萬是以其間或有僞

七月軍行多首嵐瘴節次因病募換因死募廩成一千餘每一次換
募一火權給文憑以充喝卒與夫臨陣不拘黃榜赤榜青榜奇兵及
探子迎丁電報軍機運送軍餉一切佐助國家預有得力各權給記
名俟客徵賞品銜或札給銀牌使人集於趨事而已不然七月軍
行嵐瘴臨陣赴敵出生入死不有寸賞將何以厲戎行且募兵

非如赤榜青榜奇兵有投軍狀總里認寔者比特此辰有事招募或
外籍丁而員正丁之名或欲求功狀而借人代行或原苗兵之平隊隊長
已有文憑從募之辰員員親屬兄弟姓名而行別求憑給以與親
屬且在行主將惟知其人應募自開姓名非如在省有額籍可究比
者比及臨陣見何人有功卽權給文憑以示激厲是以其間或有人不
行次而有文憑者在此故也及其派官多方設計譏察未見何人所開
有憑証將銀買憑其間惟有一二人為奉讞人唆促奸用卽如甲悲
之陪丁名舉太平名啓之事可見原來太平省迎撫阮維翰有親往阮

熒印社前隨潘佩珠往日本維新三年承原統使謀薦大臣假限阮維

翰尋面出省阮維翰現端乞反後阮熒逐面不有引首却從黃株去
年拿獲奉將軍前正法示衆阮維翰以此為怨造詞迫門下名啓
記下及後名啓自覺拋賊有罪已有單首叫在統使座國家無私
豈有遽信其人之誣。奉非不知讎人姓名之唆促圖欲傾軋。奉奉

命出征溫操固寄適逢衆欲並興大圖大小圖小或謀經畧之權或謀鹽
酒之利或因得革而求進用或從讒人而求寃愛或欲報讎交相摘
謗惹出多端一片丹心誠難盡白從前奉曾與五圖官喚庚五圖

官嘯離咏泥及諸列貴兵官歷在戎行均皆同心共濟無有一毫矛
盾而讎人敢穢說奉尋常低視列貴官且奉奉命此行寔猶東
洋元帥又噲公與北圻統仗大臣又奉於年前奉與貴元帥征勦提
喬督誥貴元帥已知奉盡忠報國不辭艱險今又奉再舉奉以年高

年拿獲參將軍前正法示眾以維繩以此為戒追下各藩
記下及後名啓自覺拋貳有罪已有革首叶在統使座國家無和
豈有遠信其人之誣。奉非不知讎人姓名之唆促圖欲傾軋。奉奉

命出征溫操圖寄適逢象欲並興大圖大小圖小或謀經畧之權或謀鹽
酒之利或因得革而求進用或從讒人而求寃愛或欲報讎交相摘
謗惹出多端一片丹心誠難盡白從前奉曾與五圖官喚庚五圖

官嘯離咏泥及諸列貴兵官歷在戎行均皆同心共濟無有一毫矛
盾而讎人敢緘說奉尋常低視列貴官且奉奉命此行寔猶東
洋元帥^也公與北圻統俠大臣所舉於年前奉與貴元帥征勦提
奇督詰責元帥已知奉盡忠報國不辭艱險今^又再舉奉以年高
力弱再三固辭而統使沱眉夷邊大臣前為兵官屢屢勸勉皆由
列貴已知奉在戎行多有盡心之士以備臨危履險故是行誘得
六十餘丁出首又捉獲三十餘丁射斃十四丁使奇營阮兼二匪渠
不得肆擾輒民收獲砲七十餘杆碑一千餘丸使保護中人均得平

安五省幸得寧帖曾不見何人語及而在次凱遠之日已有讎人誣告
自承新全權大臣派官識察至茲各報館日日穢說忝多取賄賂多
抑民情多溫用刑罰與夫人所不為之事那黨舞文弄口如此而國
家置之不問則那黨舞弄日增識察官亦隨而附會不敢秉公
誰辯烏之雌雄。參察其讒人之意始終只望前全權旗盧郵菊
仕記不得再來南國而已於酒鹽之事參不曾預知而每借參以報
失鹽酒利之讎那西人或矯肆或貪利妄起惡心以釋小讎參以
言蔽之曰夫也不良二三其德

第七節

向上等款所叙非忝文過遂非其所以能發出寔事不能盡述惟總
要數端以白其心事而已彼讎人用情讒謗使參推諉致咎于上司彼
輩用心如此甚為悖謬豈有無故而妄織保護官之不子參自當
付來該院

抑民情多溫用刑罰與夫人所為
家置之不問則那黨舞弄日增讞察官亦隨而附會不敢秉公
誰辨烏之雌雄奉察其讞人之意始終只望前全權旗盧郵菊
仕記不得再來南國而已於酒鹽之事奉不曾預知而每借奉以報
失鹽酒利之餌那西人或矯肆或貪利妄起惡心以釋小憹奉以
言蔽之曰夫也不良二三其德

第七節

向上等款所叙非奉文過遂非其所以能發出寔事不能盡述惟總
要數端以自其心事而已彼讐人用情讞謗使奉推諉致咎于上司彼
輩用心如此甚為悖謬豈有無故而妄穢保護官之不好奉自出
仕來茲既多承事貴全權大臣各已盡心報國此心至茲不改屆今當
事亦猶拋擣遇阻力亦不敢歸咎于前全權旗盧郵菊仕記由貴
大臣盡心謀國為事設官亦不怨新全權碧箕咏由貴大臣為讞
人所歎亦不言西人不成事於奉成事之地乃況兼出省之事也可責

者惟貪利之徒借公營私欲以奉為機括而不遂自奉遂軍讒人多
欲肆其毒心固不足計也而從征將士為國致身或既亡或在病身
歷艱勞心如余毒而潛灵未慰衆望未孚奉亦不敢計却說前設
北圻經畧衙給憑文自總督至八九品武自提督至率隊隊長每一
年之內亦不得十萬銀數亦不見譏察况奉七月區區在林隴之中
權給募兵文憑要得銀至此數而彼讒人織告目奉為胡行惟高
明正直者一覽是書是非洞悉而謠謗之狂夫觀者亦知悔心自愧蓋
由奉惟知平亂黨以盡其職分故也宜奉贊助國家二十五年于茲
前後百戰惟憂用老拳國皆知迺衆惡文攻信謠譏察國家體恤
之意當如是乎

維新肆年五月貳拾壹日

應詔勞心文皇帝
北圻經畧衛給惠文自總督至八九品武自提督至車隊隊長每一年之內亦不得十萬銀數亦不見識察况奉七月區區在林隣之中權給募兵文憑要得銀至此數而彼讒人織告目奉為胡行惟高明正直者一覽是書是非洞悉而讒謗之狂夫觀者亦知悔心自愧蓋由奉惟知平亂黨以盡其職分故也且奉贊助國家二十五年于茲前後百戰惟憂用老拳國皆知迺眾惡文攻信讒譏察國家體臣之意當如是乎

維新肆年叁月貳拾壹日

原北圻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領海安總督富完男黎謹

